

國

朝

文

錄

亭林文錄目錄

卷一

郡縣論一

郡縣論二

郡縣論三

郡縣論五

郡縣論六

錢糧論上

生員論上

生員論中

音學五書序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儀禮鄭注句讀序

廣宋遺民錄序

卷二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易書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答原一公肅兩錫書

答李子德書

與三姪書

與王虹友書

與人書三

與人書十八

裴村記

拽梯郎君祠記

復庵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讀隋書

亭林文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 煌古愚校刊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
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
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
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
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

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
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
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
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
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中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
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
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
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

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
之○做○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魏叔子封建論欲夾封建于郡縣之中此則卽以郡縣爲封建
法尤簡直此篇提明大綱以下八篇皆相爲首尾層遞發明
其意旨一貫而下篇亦明故說未能圓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旣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若弟丞何以得補令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

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緊接上篇文有秦氣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

至此又加楊

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

然其取譬出之

之畜五牲。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

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

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

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

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辨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

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

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
○結○不○須○更○我○二○語○
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繁承止篇後乃暢發大意格致尤老

鄉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
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
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
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
廩皆其困窮。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
爲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
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
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

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
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
治可以庶幾而況乎唐漢之盛不難致也

此又專明其以子弟代之意

○ 郡縣論六

○ 今天下之患莫太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
只此一事而利証之
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自事司府迎候上
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
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
一事必報四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
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
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
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

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采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惟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筭也

上篇言國不至于弱此篇言民不至於貧文筆皆老潔之至他人縱有此主意必費千言纔發揮得明白此先生之所以不可及也

○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糶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
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
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
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
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
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
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
夫銀非從天降也。甘人則既停矣。周禮官司徒甘人廿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

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迹。須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誦。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

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錢。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嚴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尙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纈。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尙書楊於陵。總百索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詰從朱齊邱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

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况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磨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卽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

○言○要○論○可○以○觀○遠○
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
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此弊言之甚透今民間以錢納糧而官爲兌銀以上之銀日少
日貴不惟民病而官亦病

○生員論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靡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驚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

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管捶之辱
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今則不從保身家而已富者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
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
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
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
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
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
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
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

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庇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箠撻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過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

以塞此卽入粟拜爵其名尙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後又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微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撻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至今日而濫極矣又有納粟之例謂之監生普天之下不啻幾百萬人使先生見之不知當如何嗟歎然以代秦漢之賜爵可也而許之應舉則與生員並而弊益滋矣

○ ○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羣起而鬪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

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法今已變亦不得不變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邱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

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半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徇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

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暇，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

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直起直收蒼老之極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

顧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
 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
 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
 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
 士。其韻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
 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
 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
 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
 矣。炎武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

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劈分三層音學源流如指諸掌先生此書實足以承先啓後後

有作者總不能出其範圍

○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山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額。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

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飈。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培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刻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憊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並昇而致之其中。旣便於觀者之畱連。而工人磨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

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卽君子有取焉。余故詳列之以告眞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旣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讀此令人三歎。予生平到處皆訪求書籍而金石之文未蓄一通。固自愧淺陋。然亦可免先生之誚矣。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目節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甯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

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編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尙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

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幸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新法爲經害人皆知之新說爲經害人未知之也一經拈出而本朝窮經之儒遂彬彬日盛矣

廣宋遺民錄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耒耨不逮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

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錄。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予。殆所謂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畱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旣歎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

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邈○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
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并○號○之○爲○遺○民○夫○
亦○以○求○友○之○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
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
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
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
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
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

王于一序李小有宋遺民廣錄意甚詞悲可謂不遺餘力矣此序似以談笑出之而長歌之哀乃正過於痛哭

亭柱文錄卷二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吳 煌古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雅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

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千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視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

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
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
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
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
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
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
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
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

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虛空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以博學有恥救當時虛空狂躁之失。詞旨浩落如障百川而東之。亦可云功不在禹下矣。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卽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眾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

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并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註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歷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

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
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
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
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蓋○本○之○崔○憬
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
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
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
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

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
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
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
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
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
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
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
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
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天○下○之○

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
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
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
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
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愚嘗勸
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
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
爲然否。

前段泛論經學轉變之由。後段專論易道之廣大推倒豪傑。開

扣心曾斷推此種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分別好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

服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致自厚之義也奈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旣除則伯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

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爲之
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內乎。志之爲言卽心喪之謂。以父
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
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
爲喪。宜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
服也。夫三日不忘。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
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
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
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居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

者矣。是則并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爲喪。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爲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爲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爲母期者。母有爲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爲之制哉。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爲重。以母爲輕。苟非斯言之出於聖人。則亦將爲俗儒之所議矣。若夫土

元洪武改革之繇。盧履冰元行泮。褚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鑒。

喪服今不同于古者不止一端。當時儒者皆于此等處斷斷辨之。亦見據經守正之義。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卽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揚班之逸。踴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騰。酸棗之陳詞慷慨。尙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覓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開孫。往往而在此。卽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敝股勒。陳夙昔。班荆鄭國之野。賈酒黃公之廬。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園。

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此難辭後學使
鷄黍茂具乾饌以慰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
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
又或謂廣廈之歎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
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窮
覓覓見彈求鵲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
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
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歛望之懷更招多
口之譏况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徇人之學然

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旣不出仕于朝又不願歸老于兩甥之家蹤跡奇甚然思之
熟不惟全已兼恐累人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鈔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勅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

頗訓詰無別其尙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
韻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
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
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遠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
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
書則曰無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
此段○詳辨
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
以下○類引○中
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
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

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書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譽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寔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水峨峨飛雪萬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厭食財貨有餘是爲盜夸楊慎改爲盜竿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爲剗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

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爲御才老

韻補引而不知古人讀騶爲邾正與興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

此作騶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爲送而

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

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

爲舍不知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柏梁臺詩上林令曰去

狗逐兔張揖采今本改爲采豈又改爲采恩而不知古人讀采爲

扶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楊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

武世趙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

武世趙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

爲戶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樽盡搔頭後人
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
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退風激驚今本改驚爲驚而不
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驚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
潮梅根治滾懷悵往事意滿辭不彼今本改治爲渚不知宋書百
官志江南有梅根及治塘二治而古人讀治爲墅正與綬爲韻也。
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醒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
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
爲戶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

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羞○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
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
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
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
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
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費○舛○
互○則○古○人○讀○夸○爲○刳○之○證○也○漢○書○敍○傳○舞○陽○鼓○刀○滕○公○廢○騶○穎○陰○
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證○也○莊○

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梁則古人讀梁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纁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

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東並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
 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灤川衡澤虞矢魚陳畧茲
 飛宿沙田開古治輦終葵揚闕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
 則古人讀治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
 齋季女則古人讀下爲尸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
 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鈹本又
 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
 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
 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鼃矣張說隴

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
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叶上文喜祉
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樣部元有防字、而峻阻勝塢長城豁險吞
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阻塢長
改防爲防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
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閣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
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
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
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斂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嗟夫、學者讀聖

國朝文獻
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熹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

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鈔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鈔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

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象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思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融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

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托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
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書之猶未得爲完
本也。

見解精證據確。敘次亦極有條理。古韻遂從此大明。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養殮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領之便。今年三月。乘道途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函觀伊維。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饑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

不能久留于外也。

先生行止靡定晚年乃欲以華下爲菴裘而首邱之思久絕矣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卽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隤。山川邇遯。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大規模大氣象爲寓公者當知之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一○人○此○所○以○言○滿○天○下○無○口○過○也○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指○摘○過○患○而○不○專○糾○

一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於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抑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伐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又已譏之

先生立言之旨其嚴如此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尙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傍。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坵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尙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

歡之眾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八人猶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葬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弈碁而大族高門降爲阜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廕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因

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
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
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
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
泰○對○言○臣○鄉○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
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
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真○
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
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
師出討而敗績者

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強宗大族可以維持州縣則州縣而世守之其能藩屏王室必矣故先生欲寓封建之法于郡縣之中也

○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并亡其姓。錄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搜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

急是人者爲敵昇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礮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亡城覆車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泣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賊以鐵索

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郎君祇率其性。本不求名。而巡撫祠之。先生記之名。遂不朽于世。深得春秋表微之旨。

。復庵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

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
○向○與○此○正○例○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
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烟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
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
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
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畱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
志也

後幅從東向生出情緒引古證今所以嗟頌之者至矣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

愚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歛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
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
乎教化之權此古令一大轉關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
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
朝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
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
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
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
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閭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

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漸滅而無餘矣。列在縉紳而家無主。祔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見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畱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無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脅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

乾坤或幾乎其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宏撰鄰
華先生之季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
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
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仁心。使之惕然
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汙之俗。可得而新。先王
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原委深長。特借題發揮。之以訓正世俗。此先生文之近曾南豐
者。

。讀隋書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權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軍。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免全。則其于賦稅復闕略如此。然文帝

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
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
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
郭以次頒給所賞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吝於用財也夫旣非苛
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嘗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
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於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官服澣
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
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
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食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

從不生財不苛取不吝費處究出所以足國之故隋文遂得與漢文並稱不獨善于讀史兼可爲後王殷鑒